

宋史論卷一

明太倉張溥論正

太祖代周

此疑要非未當

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爲周室而死。以義言之其殷之三仁乎。通子宗馳兒多智略知藝祖人望。勸通早爲之所。

惜乎後時

通不聽黃袍既加謀集弓矢其時晚矣。李筠鎮昭義中書命至涕泣舉義李重進鎮淮南亦據揚州起兵。一以

引證點染

岩有致

四月死一以十一月死不量己力赴蹈湯火徒死何益然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多士多方二篇之書于頑民不

敢斥也呼之曰士夫五季道喪君臣義絕朝唐夕晉視爲故常大宋之興應天順人舉朝同聲連袂稽顙猶有

三人爲周而死神農虞夏庶不沒乎君子且爲宋賀其何誅焉筠初起義閩丘仲卿說其下太行抵懷孟塞虎

袁晚盛節王著所重說得何等高雅

牢據六邑筠違其言徒恃僭珪槍撥汗馬以敗重進使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帝令之游說緩其謀使當日二人

致

致

謀定後發一時並舉腹背皆敵宋之爲宋未知也楊堅篡逆尉遲迴入討四方響合敗於韋孝寬而死天方

言外有微詞
深惜其事之不成

授楚未可與爭烏論成敗

收兵權

推至韓機可藉而耳正者之少詳於此後執事僅見其人謀已舉其事雖於死不同於使忠於死不異於使禪受者也太夫人謂其事多而順見於死更出其事略於當時

主於韓通一死
當與已盡
當時
不

收兵之謀發於趙普普固文吏利損將權抑當藩鎮積強華山桃林窮而必變其道莫易也杯酒論心大將解

積重之勢固難返

印不賞而勸術則何居。漢高殘賊專戮功臣。光武反之曲務保全。俾遠吏事藝祖赤心。既同蕭王石守信等復恃蕭曹故人之雅。不爲韓彭跋扈時會適逢投戈爲快。豈必盡說辭力哉。咸平年間。王禹偁言江淮諸郡毀城隍銷兵甲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蕩然無備。賈昌朝于仁宗朝。言將屢易。士不練病在削方鎮太過。二臣去太祖世未遠。萬目若此。豈開基聖主當日不爲子孫計乎。觀其文臣典州。老將禦邊。久任責成。戰守並用。萬年景福。何嘗去兵。末世處堂祖功有咎。赫赫文武。甯爲東遷貶德哉。南渡賊檜爲金人反間。納范同之策。召三天將入朝。盡收兵權。謬附前說。則又開門揖盜者矣。

平荆湖

此又何可同日而語

沿習之失。豈得歸咎材謀

因晚朝與

宋祖

欲稍

其惟

故

則

等

勤以危始。悚則

飲以敗治。

接以數典。

諸將

之語

以數治

兵

將

之語

謂後虞曉發論

帝固奪之已然

湖南周行。逢荆南高保融。地勢相倚。猶唇齒也。行逢卒子保權。年僅十一。張文表自衡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陵。滅周氏。保權乞師朝廷。是時北觀荆渚。高氏世土安若泰山。豈知王師假道其國先亡哉。保融保勗皆高從誨子兄終弟及。廢政不治。及保勗死。繼沖立。叢脞成矣。文表之亂。須臾卽殄。不資宋力。然大兵壓境。先集荆南。繼沖無能開門納士。直掇拾耳。荆南旣亡。湖南安能獨立。保權惑於張從富等抗命不下。身爲俘虜。因其宜山。引證確切春秋魯僖公二年。書虞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夏陽虞號之塞邑也。滅夏陽。虞號舉矣。藝祖取荆湖。猶是術也。然晉師狡。宋師直。君子無譏焉。行逢疾亟時。慮文表必亂。戒其子舉族歸朝。高保寅于保勗之世。

對同匏落

引證確切

帝固奪之已然

厚誣藝謀

此處自當見機

卽勸之首率諸國附宋善爲國家宗族謀者未有不審順逆者也李觀象孫光憲之徒可謂能讀班彪王命論矣

平蜀

引事相證四

接入本題

劉裕之克長安也欲久留屯。經略西北急於內禪。倉卒東還輕以關中授孺子。遂有沈田子王鎮惡之變。夏王勃勃乘之。終晉迄陳秦非中國有也。宋藝祖命王全斌等伐蜀。孟景出降。兩川克定。猥以淫暴剽殺全師雄因眾怒復叛。高彥彞戰死。曹翰曹彬等分道夾擊。始就殲滅。師不以律雖勝亦敗。王者所以貴持盈也。景爲知祥愛子。奢縱失國。餘慶長春詞有先識玄喆童稚妄握大師文繡旌旗適資衆笑。李昊之勸降雖不若高彥彙之死義。然盱衡國勢主猶劉禪臣非姜維。北地之哭不聞廟門。羅隱之詩空嗟雕面欲無修降表其可得乎。景母李氏唐莊宗舊嬪也。誨景任彥彙疎王昭遠輩。景不從而敗。及其卒也。母憤不泣。以酒灑地嗟彼偷生竟不食死。國破家亡悲歌大義僅一老婦人傷哉。

平南漢

劉隱據南海傳國弟陟再改名龔術者言其不祥又改玢後劉鋹竟任龔澄樞以亡國異哉劉玢無道爲弟洪

引符誠說人

深惡諸劉

熙所弑。晟復殺洪舉而自立。淫逆好殺其世種也。鋹能幹盡撫柔越閩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猶足自支而不仁

由是天子爲以乃天兩孫有遠得看情形詭術義延處之其君安開矣。固而道師取援壞削孫祖以藉
蜀恃險固至受降日僅六川形勢曰執升自發險

蓋宋之熟

夫趙荆湖

蓋宋之熟

因假出先師猶

矣

人間帥非
王師乍立
見瓦第文
辟此段以
事以相
謀言蜀無
守據自不
免於乙降
威

更甚昆弟大臣次第翦屠。婦寺盈朝。太阿倒執。尉佗黃屋。其可久乎。邵廷璫忠於國。計請飭兵備通宋。使竟遭謹誅。南唐主承藝祖之命。遺書敦勸。情深三諫。反執行人犯天怒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銀之謂也。潘美進師。象陣奔北。組頸闕下。涕沾山河。彼暴同孫皓。慾猶叔寶。羊頭謠應。酣舞降王。五十五年。

豈盡天數哉。

平江南

○南唐能奉正朔

○是劉鋹行狀

畢竟人謀不

江南李景困於四戰。稟周正朔。宋初入貢。號爲順臣。子煜繼立。貶損制名。小益謹明天子在上。可以憐而赦矣。亟鼓朝氣。務盪平者。時當一統。地處必爭也。李景之世。杜著薛良。奔宋獻平江南策。藝祖戮辱境上王者無此。是大度所爲。當時諸國。探執升曰。惟南漢殘虐爲甚。且自其主晏。以來耽於酒色。不修守備。惟南漢。好於宋。此其先臣也。請備兵備。忠信者惟。朝廷之盡。愚者惟。請。勝也。好於宋。此其先臣也。請備兵備。

○古今固有同慨

○獨贊南唐諸臣

○總時事以八正說

○其百述○

○南唐能奉正朔

○是劉鋹行狀

○畢竟人謀不

謀也。招撫

太祖建隆以來諸牧

亡城訓卒
備此之職

一車白曉微瑕

藝祖受禪之元年卽遣賑諸州明辛太學君道立矣至開寶九年崩帝在位凡十七年仁聲善政史不勝書惟信史珪石漢卿而殺張瓊與鄭起楊徽之有私憾而出爲縣令高明柔克未或盡善帝或旋悔之無傷令德也

數語已盡當時之缺

唐自安史之亂政出方鎮歷五代不解專兵則好爭專利則繁賦專殺則苦刑帝知其弊痛改革之先收兵權

然後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漸取其柄天下勢一號令迺行防亂之嚴

東住一筆

轉下更深入褒美

想見大公至正之心

未有密於此時者也然厯觀行事帝以仁者之意施之非獨聖政有聖心焉散禁兵而功臣無雲夢之疑更法制而郡縣無商君之惑知帝之志在於天下不在於私天下也周官雖善必本諸關雎麟趾其是謂乎初政取士務絕徼倅陶穀之子不假以官張齊賢有宰相才遺留晉王詩云瓦砾械櫟薪之柄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宣後世賢人君子於宋獨多也

禮樂議

一眼注定宋初制作立說

又提出一事說韻致悠然

禮樂之難興也創業之主猶嗁嗁焉漢高祖禱粉榆祀蚩尤興師滅秦不好儒學祠官女巫雜置無統叔孫通因時節文野習縣臺漢儀雖修尊君抑臣與古不當樂章蔑聞惟傳制氏沛宮大風一歌孝惠時立原廟令歌兒曹習吹相和房中之樂亦皆楚聲唐興武德四親廟建祖孝孫張文收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旋宮之義久亡而復宋藝祖受禪右文命寶儀定三禮和峴正雅樂二代修明視漢爲優顧於周官制作之原未有覩也雖然

唐宋禮樂初舉要皆不免於嗁嗁

諸義臣執方燭而莫不盡死于天子之手

國獨執節

豈盛英也

而吳置度

豈若水

時英適也

時英適也

天於死

固

而英適也

時英適也

天於死

間有所謂

仁英休獨已漢孫執創之君曰勤也人抑亦人
崇祖事可見至高宗性篤厚安全約至本於
天性至藝祖

獨在後王哉周室文備暴秦蕩滅六代韶武五行壽人皆非始皇所悅梵詩書者李斯廢古樂者趙高胡亥之

世雅音盡矣沛公謾罵制襲秦舊雖有前王遺則委棄弗道也元魏典禮史稱可觀隋并天下文參南北至牛

弘何安新樂既成專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恐學家訾議悉毀前代金石樂益破散煬帝繼之倡優雜舞身弑

國覆唐高鼎革未遑改創太常樂府所用多舊文爾唐季五代衰亂相仍儀文不備周世宗臨觀殿懸歡樂凌

遲命寶儀王朴詳定律管其聲頗高藝祖因而立尺寸審中和十二律管作焉禮樂之盛而忽忘也朝廷惡之

而草野不敢議其亡而欲興也草野議之而朝廷不能斷漢初之不議猶秦唐宋之初不斷猶隋周是以越千

人聚盡有宋賢多皆主氣稟自濟神所致也見地主教誥期至末

一意作十數已自眉目立說文有斤兩獨見本原之論

唐不能復古樂缺於隋漢不能復古樂壞於五代

宋起而修之

禮樂之本已正

宋與漢唐不同

禮樂之本已正

宋與漢唐不同

禮樂之本已正

宋與漢唐不同

禮樂之本已正

禮樂之本已正

禮樂之本已正

禮樂之本已正

禮樂之本已正

禮樂之本已正

地同和節哉宋代嚴家法尊禮樂則庶幾近之矣學者謂宋法周而失於弱非虛也

治河

從漢唐說

漢唐建都關中漢漕仰山東唐漕仰江淮運道所經止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漕江無四路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爲最重然則宋初治河視二代尤急哉神禹治河自大伾而北驪爲二大

舊都中故外事也自漢興王之盛衰次

古志修明雖有闕誤而

舊都中故外事也自漢興王之盛衰次

在手
麗還至以相

人倫爲禮
樂之本源

唐宋國皆

有理學家法

得之大原宗而

之本源宗而

為理學家法

得之大原宗而

陸而北播爲九。主於分勢順導。周定王時河徙而南。漢則大決瓠子。武帝君臣貢薪宣房。哀傷作歌。屢徙屢決。

○河患始此。

數世不定。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渭伊汝間溢爲敗。無大橫決。晉以河自漢末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

水改也。漢武憂河移徙。親沈璧馬用事諸臣。爭言水利。瓠子既過。穿汾陰通褒斜。鑿龍首凌六輔。歲興大役。無功

輒止。大不得已。惟有因其自然。勿加隄塞而已。宋初河決濮陽。陽武藝祖詔曰。詳究經濟。但導河至海。隨山濬

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圩岸。至哉王言。賈讓三策。蔑加也。厥後河再北徙。禹跡可復。而大臣喜功。務強使東。泽

水逆行。能無困乎。然唐都冀方。三面距河。轉漕利。竟青沿濟以達河。徐揚浮淮以入河。荆逾洛豫浮洛以達

河。雍梁咸會渭以亂河。以底河爲至。而總銓桔服粟米畢賦於帝畿。百官食采兵寓封井。無庸事漕。漢高祖都

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入京師。給中都官者歲不過數十萬石。唐都仍西。漢本沃

野。饒多出粟。高祖太宗時。用物節而易贍。漕東南之粟。歲不過二十餘萬石。宋則仰食四方。寄命江淮。漕亟而

河患殷矣。汴亡而河遂委之於金。然則欲治河者。盍慮先省漕乎。

○點出要著。

燭蓋之疑事所必無。然君子姑存者。惡太宗之忍也。昭憲升遐。金匱定誓。太祖手挈天下以與弟皇天后土寶。

○要其心固不可沒其事。

他然治多涉渠。漢所固鹽之河。孫之高。該自無轉徙矣。岩。○山下。蓋之木。唐有理。戲家法。較而

禹迹。法治所故。大。人剽舍爲田。或流大江。或可河。當河之渠。便漕。渠之渠。已禹無急。

金匱之盟

尤急意。

惟在分水之勢使有水塞河始於漢武運追起於禹貢通篇述情可以類考
自當共賞要著源流經紀而興亡有目矣
宋史至末點出省漕自古以來所為也
立嗣必子繼承如漢高祖之傳曰
乃非治命也既與之以與之以成之也
乃義既與之以與之以成之也
不昭憲之命弟矣而德昭廷美皆不得其死
於弟姪其已喪命固如但一誤
太宗雖忍而不能不以之爲憾也
其君而願陷者趙普耳成之以成之也
謀不反不以之爲憾也

式臨之。曾幾何時。德昭廷美死俱非所。慈母拳拳。先慟地下。鄭莊怨姜氏。未聞此酷也。又何有放兄弟哉。開寶中。趙普罷出河陽。私表白訟。名爲拱護皇弟。而志存推刃。太祖不察。寶同金縢。仁人之心。甯過於厚。虛多遜專。政與曹積。鬱普心傾。之發端。秦王告變。之徒如柴禹錫者。蜎毛而起。淮南霧露。一朝溘殞。天子猶恨恨不已。普益得售其奸。誅流滿朝。痛墳骨肉。萬世首惡。非二人誰歸乎。太祖寵隆周室。竊器孤難。有子不享。或云天道然。興言及此。人將不食其餘。君子所深惡
寫得悲愴
祖要無點
浦恨少極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陳洪進附

河西寶融。○入歸命略吳越錢俶異世並美。非以其知幾善順哉。俶初受宋命同伐江南。沈虎子抗辭阻聽。比之草表伏闕。鸞刀茅旌差稱。慷慨然天下既定。一隅何爲忘虞。寄之忠而效王元之妄。多見其不知量也。漳泉陳洪進初助留從效殺黃紹頤。繼同張漢思劫從效。未幾又取漢思而代之。鷹鶻翻覆。非宋莫歸。俶傾國入朝。西楚長淮晝地居守。可以世世而暴亡於太宗之賜。宴流星雖墜。疑非考終。洪進黠武。一門萬石。年登上壽。公侯歸命。各有殊意味於事勢
洪進與俶有異
此諫亦不可少

惜之意
幸不幸乎。

平北漢

劉崇以漢祖知遠之弟偏棲太原與周世讎子鈞繼體掘強不下藝祖龍興哀辭求存赦而弗討雖王者恤小

引諸也

深明理勢之言

○張昭敏之言可用

量務兼容抑地勢非中國所急也。鈞殂無子，劉氏嫡孫有繼文，在迎自契丹使正君統繫人心，結虜援莫善於此。舍此不立，反王薛釗兒，忽忽遇弑，失策甚矣。張昭敏正論復格不行，繼元何氏子儼然弟及，壤位無恙，即使

養子豈可繼太宗

昔人所謂強弩之末

當時議留太原以蔽西北二面

自是人謀之失

賢明善守，不虧國步。漢家宗廟已久絕食，重以昏殘本支破滅，老成誅夷，時日害喪其誰忍之。藝祖惡繼元之抗六飛，屢駕懲於李光贊趙普之言，揚師輒還留爲邊蔽，太宗獨斷整旅翦除，幸於契丹勝負倚見以彈丸之區，盡中國之銳卒之太原雖下而燕薊不復。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豈老謀猶有未審者耶？」

契丹和戰

太宗初卽位，平北漢，伐契丹，皆自將有功。幽州之圍，虜帥多降，指盼燕薊將爲我有。忽敗於高梁河，脫身走免。

取之甚易

○後雖劉廷翰等追北，遂城楊業，斬將雁門，而瓦橋關一役，僅能抵擋。終耶律賢之世，宋未有加也。賢死，隆緒立

蕭燕以一婦人擁十二歲兒專決國政，勢若可乘。而北伐議起，時帝當陽，又數年矣。用兵以來，所向必克。曹彬捷於涿州，潘美捷於環朔，田重進捷於飛狐蔚州，勝勢在我，無慚弔。伐而師遠，節制敗績，岐溝自是陳家谷。

諸將又効力

○君子館與戶屢告自夏迄冬，王師三衄。帝遂厭兵，無志燕薊。論者謂張齊賢議撫馭趙普請班師，老成謀國，不

啻金湯。然山前後十六州久淪左衽，汴京藩籬勢在必爭。太宗進取，未聞失策。且開國大帥戮力中原，仁義若

燕薊遂不可取

此亦何可輕置

曹彬驍勇若楊業，如熊如鷹，何遽不衛霍？若而軍既次涿，反退雄援糧，一敗不支，諸路並喪，街亭之辱，武侯同

失事者，皆有壽。洪於傷寒絕似一則，嘗謂「書合誠心，效福出於善」。蓋錢鏗曰：「嘗謂「書合誠心，效福出於善」。」

太宗用諸之極，尤爲感。孫子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

太宗不夏，有以取之。當原執不苟，不使藝祖之書，沈括之諫，君臣之見，事勢之固，不至如此。

太宗之不以爲意，當是其子豈可繼太宗之時也。

當時議留太原以蔽西北二面，自是人謀之失。

當時議留太原以蔽西北二面，自是人謀之失。

當時議留太原以蔽西北二面，自是人謀之失。

當時議留太原以蔽西北二面，自是人謀之失。

當時議留太原以蔽西北二面，自是人謀之失。

當時議留太原以蔽西北二面，自是人謀之失。

當時議留太原以蔽西北二面，自是人謀之失。

當時議留太原以蔽西北二面，自是人謀之失。

當時議留太原以蔽西北二面，自是人謀之失。

殊推臺一算而諸有藝固燕
深勤延耳失福忠機事
而急攻太原雖盡銳堅
而燕羸而能不可復
於或已拔城僅而能
乎藝祖亦未講王朴之
緩急之謂之之勢

國蕭氏乘亂而圖。或在斯時。藝祖以經營方夏力有未遑。太宗鼓銳太原而復謀疎河朔大梁安枕又何日哉。

西夏叛服 繼遷明德

提出桀室之策

事機遂失

宋自此苦兵

西夏之役廷臣異議。請棄靈州者李至楊億也。請築浦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者何亮也。請部分軍德民空壘而歸者李沆也。夫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藉以中興。非西漢朱崖比。倡言可棄者非矣。拓跋夏者。故黨項部戎種也。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四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撫綏拓清百世一日也。繼遷奔叛。設募離黨。可以計滅。帝誤聽王侁徵還。田仁朗賊勢漸縱。又用趙普策。使繼捧入夏招懷。夫繼捧懦而不制。繼遷狡而得衆。彼惟爲昆弟諸父所怨。祈留京師反令其歸招繼遷。無論繼遷不肯下。反失一繼捧矣。繼捧再獲無益中國。而繼遷坐有五州。莫敢難也。田仁朗欲厚啗。長令圖折首。張齊賢議招致蕃部。分地聲援。二說可行。復歸築舍靈州。忽陷夏。迺日寢。繼遷中流矢死。德明初立。曹瑋願假精兵乘其國危。子弱。擒送闕下。帝猶豫不報。至元昊習兵而宋重困矣。但暮春秋不伐喪。而不知臥榻鼾睡。太祖有明戒也。議宋亡者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於夏事已見之乎。

交州之變

王孫密意有字事意復然浮起以還身仁寶定手起侯孫然特國議忠戈隣制庭也朝敵聚訟盈廷之利遂至一動多奉強兵因而不揭出異謀以爲謀

代總國衆不臣跡著討非無名獨情仁寶獻策僅爲身計謀之不詳盧多遜復倉猝用兵未成廟算遂使開國

漢令哉黎桓既死龍廷殺兄漲海方亂勢可摧枯真宗姑息不討及李公蘊弑黎至忠_{時仁寶與多遜交隙}留後復充耳置之反

行封賞王靈頓矣馴及熙寧李氏繼襄世已三傳坤厚含弘爲日蓋久沈起逢迎安石搆怨文附與王韶洮河

之役一時並興空死蘇緘重爲國辱真宗可伐而不伐神宗不可伐而伐之違時致敗起罪無恕重於仁寶矣

宋鎬等至交州言其土風茅竹編屋海汎娛賓標魚弄虎隔絕天朝服而舍之繇來已然奈何大宋獨與爭也

蜀盜之平

王小波李順亂於滄化王均亂於咸平不數年間蜀凡再變小波起閩椎埋烏合身死而順繼之順死張餘

又繼之猶東晉大盜孫恩之後有盧循循之後有徐道覆也王均領神衛卒戍益州縱下剽掠軍士嘯呼脇爲

戎首其唐庸勸乎西蜀地狹民稠若禁私市編戶重騎一良有司彈治之足矣委柄宦官將騎士憎雖獲小勝

終敗道也王均迫於亂卒人心不固鋤而去之易於李順王繼恩四年而成功雷有終一載而奏績書畏兆民

有以哉張詠泣蜀先作士氣化賊爲民止亂之方莫長於此太宗好生下詔罪已聞者感泣禹湯之興勃焉豈

此是除亂得法之舉

王均亦似之

王李相繼似之

謀帥非人

斷業的確

結出正意

此則上於好生

時憚公用

內亂

外患

自古

仁

智

勇

信

禮

財

力

至道之詔出於誠心

文自古雅有致

德宗奉天比乎。繼恩拔庭廝役。任檀車。賊敗復颺功不補罪。乃明主方惜繁縟。而執政欲書帶礪。何多謖也。

太宗致治

三代而下。得正統者。稱漢唐宋。高祖反暴秦之跡。呂后專政。劉氏幾危。太宗削平宇內。推位讓父。猶啟建成元吉之禍。藝祖受禪。雖不正。幸兄弟友愛。賢聖序及。人倫極盛。而涪陵貶死。武功自殺。開寶宋后崩不成喪。議者不能爲晉王恕也。更稱帝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戒畋遊。絕遠物。抑符瑞。閔農考績。講學勸諫。彬彬至治。成康文景。亦曷尙茲。獨天顯內虧。貽幾大德。假令堯舜帝摯之後。舜驅丹朱於死。尙書二典不作久矣。又神聖願率子弟清路。封禪泰山。設武功南面。又安能致此。一統諸君。往往業盛於開基。而禍生於家室。豈殺運相應。○相應。

相仍。當時百六猶有未盡者乎。甚哉純乾之難處。泰之不易也。

營田之議

陳靖墾田之議。卽後魏李安世均田之策。皆官取閑田以授民也。安世之制。頗彷井田審經術。準分藝露田。立還受之法。買賣合均給之數。公田非強奪。爭田以年斷。通行差便。靖則閒曠之田。有授無還。官給牛種。廣募遊

一語揭明二事

○承說井田之策

○承說墾田之法

其爲兵。因心易離。聚動者。由心怨憤。

有內難。

特非太宗。

歷叙致治之政。

妙論令人解頤。

開創之時猶不免。

隋五年以後收租責償費多難行。馬端臨氏論之詳矣。然晉遭劉石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魏定燕趙。遂荒九服。地大網闊。鼎建勢易安世。因無制之民。量人畫野不耕之士。邑地相參。桑田無擾。露田必均。丘城瘠

齒盡成良疇。

其制可謂益善

再引均田之得

無王莽王田之害。有趙過代田之利。上下安之未有起而與爭者也。宋承唐五季之餘。太祖削平

諸國。

除藩鎮留州之法。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勤農之條。稻梁桑枲務盡地力。再傳以後。法令密而議論

多因循易而改作難。是以引水溉田。黃懋言之。何承矩任之。屯田省運。陳堯叟等言之。太宗嘉之。勸民墾田。陳

當時言者固不一

墾田送贍其弊在此

二語

靖言之。陳恕等贊之。廟議舉行公私便益。而皇甫選何亮片言排沮踰時立罷。惜小費而亡大利。國家興革其

此亦何容輕議

惜其事之不行

可庸人度量哉。農田不修而後有方田。方田作俑而後有公田。端拱至道之間既失於聽言之不斷。熙甯元豐

此太宗之過

之際又失於任人之太專。宋所以富強無策而日就削弱也。

王道建儲

誰則使至此矣可痛可涕

太宗九子元佐居長。聰警善射。狀貌類父。竟以狂廢。然推本心疾。由痛秦王罪非戾。園仁同漢惠。舉世哀之。帝

崩。王繼恩李昌齡等謀立元佐。揆以立長亦非逆節。但壽王元侃久正東宮。一朝動搖。亂不可長也。寇準論建

太子。勿謀他人。片言決議。神器有歸。無定策之名。安社稷之本。陳蕃竇武悔謝弗如。呂端持重善處大事。初佐

秦王。勸其扈從河東。釋太宗之惑。決嫌疑。定猶豫。所素斷也。迨閉寺人於閣中。覲真王於殿上。元老垂紳百官

自志其初事而言

妙用從來所少

推論甚妙

營

相

由

積

必

國

爲

營

所

惜

此

言

將

始

營

此

言

費官錢數多萬一水失其財也。當時以

人之論以爲善自至。遂致散失。

終獲壽考。縱不得帝。幸無不孝弟名此。

太宗所見而流汗也。但恐終不知愧。

咸平諸臣言時務

寫出太平景象

稱宋治者。以咸平景德間爲極盛。時天下一統。已四十餘年。君臣恭和。百官奉職。吏無殘賊。風俗樸素。四方有

敗。天子畢閭。遣視災傷。屢詔賑貸。庶幾哉。真可媲美與西漢文景比烈矣。未幾天書見封禪。興改元大中祥符。妖自上作。

時固始發

○持盈固始當急

帝德闕焉。伊尹復辟。告歸陳戒。作咸有一德之書。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賢君尚

終尤懷。何眞宗之不思也。然咸景之際。趙保吉陷靈州。而裴濟死。王均亂益州。而劉紹榮死。契丹降繕大

宵旰勤精實在茲日

舉入定而康保裔死。王繼忠執數年以來。干戈數勤。廟堂旰食。下求賢之詔。決親征之師。用雷有終以平亂卒。

用潘羅支以敗西夏。用寇準以定契丹。憂深計遠。未嘗敢一日暇豫。稱觴賜酺也。澶淵功成。侈大卽彰。玉清昭

應會靈景靈。土木繁起。朝元寶符。延恩天安。神怪恍惚。五鬼握柄。方士授朝民謗天。大業幾喪。豈外患反福。

唐憲是一証

極有賴

岩

內甯反禍哉。唐憲宗勵精元和。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討吳元濟。

收到本題

而淮蔡安平。李師道而淄青靖。剛明果斷。可望中興。而晚節稍隳。遽罹賊弑。後唐莊宗龍躍虎步。問鼎燕梁。三

矢灑恨。大事立成。而荒佚盤遊。忽遭郭門高之變。憂患者生。安樂者死。有國家者之大致也。眞宗治臻於虜寇。

崇

德

之

事

也

以

之

廢

矣

此

得

王

爲

言

之

廢

楚

之

以

崇

德

之

事

也

以

之

廢

矣

此

得

王

爲

言

之

廢

楚

之

崇

德

之

事

也

以

之

廢

矣

此

得

王

爲

言

之

廢

楚

之

崇

德

之

事

也

以

之

廢

矣

此

得

王

爲

言

之

廢

楚

之

崇

德

之

事

也

以

之

廢

矣

此

得

王

爲

言

之

廢

楚

之

崇

德

之

事

也

以

之

廢

矣

此

得

王

爲

言

之

廢

楚

之

太過性
而楚王
於其子
宗固有
史書中
事作者必
以志之重訓
至功心之
事獨載
平亂言
孫執升曰
總裁平亂
王繼
劉禹偁二
開孫

而志情於和盟。鮮終之憾。亦以此耳。咸平諸臣應詔直言五事五議。猶然政間李沆爲相。日奏難止邪未萌。

文靖特有卓見

則誠大臣格心先務矣。

契丹盟好

澶淵親征。寇準決策。王欽若謂以天子爲孤注。夫咸平景德之際。契丹數寇外張虛聲。輕中國南面之君。不能

當必慮出萬全

見笑於敵。

出國門一步。恣其恫喝。準力請渡河。軍心始壯。強將勁旅。左右夾輔。全而後動。豈徼倖人主哉。蕭撻覽射死。魏

能楊延昭戰勝。虜勢漸衰。黃蓋嵩呼。請和使至。卷旆還國。軒革晏如。視彼閉門天雄者。何啻棘門灝上乎。晉孝

相去真同晉壤

武時苻堅入寇。謝安端坐淝水大捷。準才有爲過安。親征之謀。

欽若將何以置對

準云一擲彼譖人者誠罔極矣。真宗繼位。弱於

隆緒。其母耨斤才智又不如蕭太后。乃妄請關南地。可咄嗟勿聽。而仁宗厭兵。恥勉受之。富弼忠直。口折羣夷。

力爭獻納。又爲晏殊所阻。增幣成盟。夫澶淵之行。乞和自虜。欽若猶以城下相譏。今胡爲乎。不法唐宗之擒韻

利。而爲呂后之容。冒頓太平。師濟徒虛語。而神宗御極。洪基稍微。漢過不先。臥鼓自若。王安石忽唱取與。許割

利。而爲呂后之容。冒頓太平。師濟徒虛語。而神宗御極。洪基稍微。漢過不先。臥鼓自若。王安石忽唱取與。許割

分水。棄地七百里。遂開兵端。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殆哉。

天書封祀

漢武帝好神仙。舉朝舌。惟東方大。夫諧謗諫。帝笑而不罪也。真宗天書。上下同狂。孫夷苦諫。不避煩數。崔

以漢書來相形

君裕靈即嗟。有其異。靖宗之竟。患垂土元。中郎言。皆向疏。王繼。孫繼。之言。治涪。此武。功。心。之。重。訓。

德。心。與。文。而。楚。王。節。而。楚。王。固。有。史。書。中。事。作。者。必。以。志。之。重。訓。至。功。心。之。重。訓。

而。不。見。笑。於。敵。

既。成。大。業。也。

而。不。見。笑。於。敵。

既。成。大。業。也。

而。不。見。笑。於。敵。

既。成。大。業。也。

而。不。見。笑。於。敵。

既。成。大。業。也。

而。不。見。笑。於。敵。

既。成。大。業。也。

而。不。見。笑。於。敵。

既。成。大。業。也。

而。不。見。笑。於。敵。

○出諸臣吉時務

○

○

○

○

○

與貞

此心當自不昧

立孫籍周起等。謂誇盡荷包容。豈天子鑿空心實知非無容震電耶。王欽若構害寇準。謂澶淵辱國當以封禪。王旦得無不可。機軸但彼。治篇代事爲言而結。治上唐家後事爲言而結。此以論未路。真宗事爲言而結。到陳言而作法。並爲此以。

洗之棄人事。崇鬼魅其說不經。帝亦彷徨朝廈。私畏大臣。迫王旦納美珠。奉天冊事遂速成。唐高立武后。非李何乃與之合。勣不決其失類。是後悔奚贖哉。準固社稷臣。受惑王曙。奏未能僞書。得喪交懷。大賢易處。不學無術。此其大者。兩賢固不若處士之無所戀。不能爲賢者諱。公更自無謂。

草堂作詩。諷旦準其休言外。遠致似以茂陵封禪爲病。惜兩君子不悟耳。

丁謂之姦

先揚一筆

丁謂善文章。與孫何齊名。王禹偁稱其韓柳以下。經畫夔州。功刊石柱。楊劉爭渡。斬囚濟師。其才豈王欽若等哉。乃陰賊發心。始附寇。準旋而背之。發其姦情。遂謀亂國。或云謂任術。數準能包荒。使爲我役。欽若之黨可孤。天書封祀。宋公久在其局中。王安石之輕割分水。獨是修齋。在法來之恒供。其揮斥。當不足。然歲饑之過增。則其責當。然古音質。若升之篇。亦可謂之良矣。

裴度。丁謂類贊皇。異人之言。又何足信。此心當自不昧